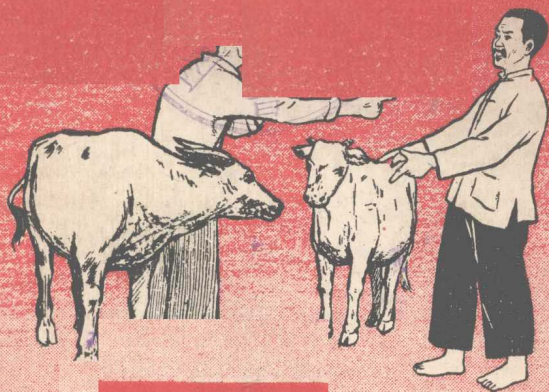


一幕三場歌劇

# 大牛与小牛

陈仁鑒作

福建省群众艺术馆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 一幕三場歌劇 ·

# 大牛与小牛

陈仁鑒 作

福建省群众藝術館編

福建人民出版社

## 內 容 介 紹

某鄉初級社的老農安奇伯和有寶叔各有一只牛：伯是大牛，有寶叔是小牛。夏忙時候，地裏要翻土插秧和下肥鋤草，因為生產隊長很忙，叫他們自己去分工。兩個老農為要多掙些工分，在分工上爭執不決，最後拈圖決定：有寶叔軀着小黃牛下爛泥田；安奇伯軀着大水牛犁蔗溝。兩個人都不能完成生產任務，給生產造成了損失。最後，他們認識了自己自私自利的錯誤，才重新和好，共同努力搞好生產。

## 大 牛 與 小 牛

陳 仁 鑒 作

福建省群眾藝術館編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河東路得貴巷18號）

福建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1號

福州第一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福建分店發行

※

開本787×1092 1/36 印張7/9 字數14,000

1956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1957年12月第3次印刷

印數5,631—6,950

統一書號：T10104·65

定 價：(7)0.09 元

## 編 者 的 話

“大牛与小牛”一剧，是参加本省今年举行的“福建省地方戲曲現代剧会报演出大会”得到“獎助金”的創作剧目之一。該剧原是一个莆仙戲，富有地方色彩，生活气息較濃，故事情節也很生动。各演出單位在演出时，可根据自己的条件，掌握該剧喜劇風格的特点，运用自己所熟悉的表演方法来演出。剧中的大牛、小牛犁田等动作，可用舞蹈象征动作表演，曲調可自由选择配唱。这个戲不需什么布景，就是在廣場上演出也是可以的。

省群众藝朮館剛剛建立。这几本戲曲方面的材料，僅作为我們与广大業余剧团与藝朮活动爱好者联系的开始。今后，我們准备办一个刊物，多多供应文藝材料，希望能得到同志們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为繁荣和提高群众藝朮事業共同努力。

一九五六年九月

時間：一九五五年夏天農忙時候。

人物：安奇伯——男、六十二歲。（簡稱伯）

有寶叔——男、五十一歲。（簡稱叔）

阿 仁——男、十五歲。（簡稱仁）

生產隊長——女、二十一歲。（簡稱長）

## 第 一 場

〔安奇伯拿旱烟杆上。〕

伯：（唱）

互助合作利益大，男女老少齊參加。

養條水牛會犁田，大人小孩人人愛。

〔阿仁手持鐮刀跳跳蹦蹦上。〕

仁：安奇伯，你到哪里去？

伯：找有宝叔。

仁：啊！（笑）你和有宝叔好啦？

伯：小鬼，我哪里和有宝叔不好來？

仁：前天你和有宝叔分稻草，一个要平分，一个要多分，不就在田里吵起來了？

伯：（不好意思地）你这小鬼头，哪里來的“千里眼”“順風耳”，沒有的事情都說成有了！不是他兩分、我三分分的好好的？

仁：好，好，沒有就沒有。安奇伯，你找有宝叔有什么事？

伯：我么？（唱）

我們隊有兩头牛，他有大牛我有小牛。

生產劳动齐动手，翻田犁蔗忙不休，

找他商量齐动手。

仁：（唱）

你們犁田好呀好，看我手里舞鐮刀！

組長分配我，拾掇田塍草。

伯：哈哈！農業社还没成立那时，你母子虽說有兩畝地，可是缺少劳动力，还是有困难呀。現在你媽看管水磨，就連你也可以拿工分，这太好了！

仁：是呀。我媽說，工分多点少点不要緊，心可要向着社。

安奇伯，春天那時候，阿固嫂挑一担水澆澆種子，也要  
討分票，給阿文編了歌子來唱呢！

伯：哦，歌子怎樣編的？

仁：我唱，你听。（以民歌的調子唱）

二月里來是春分，種子下土最要緊。

澆種去挑一担水，也問工分評幾分！

伯：（大笑）哈哈，編得好！我們社里出了什麼事，阿文就  
編出歌子來給大家唱，可真象“半仙”李太白一樣，喝  
酒還要作詩啦！

仁：還有呢！（唱）

做工應該爭模範，只爭工分非好漢；

評分不能帶小秤，絲毫不差難上難。

伯：這話說進節骨眼里去了！

仁：（頑皮地）我再唱一個。（唱）

有的老農技術好，不肯貢獻只管吵；

以後思想要糾正，努力增產社里寶。

伯：（一楞）你唱什麼，你唱什麼？小鬼頭！（追阿仁）

〔阿仁笑着做鬼臉逃下。〕

伯：（自覺好笑）嘿，喲，現在這些小孩子比以前刁鑽古怪多  
啦！以後做工要不積極，怕就要挨批評哪！（唱）

一心办好合作社，生產積極不偷懶，

工夫不能落人后，当拼就要拼！

〔有寶叔上，遇安奇伯。〕

伯：有宝，你來啦。牛呢？

叔：还没有商量清楚，帶牛做什么？

伯：是呀。要怎么商量呢？我是大牛，你是小牛。

叔：又說你是大牛，我是小牛！分稻草是这样；現在耕田，  
又是这样！

伯：好啦好啦，不要說啦！等下給人家听見，又說我們吵嘴  
啦！（忍耐）照道理說，有宝，大牛到底要不要多吃草  
料，小牛……

叔：什么大呀小的！我只曉得第二耕作区只有我們兩头牛，  
公家規定，收下的稻草都給牛做飼料。我一头牛分兩  
分；你也是一头牛，却分三分！

伯：你的牛吃草少呀！

叔：“見牛見分”，有什么多呀少的！

伯：有宝呀，分都分过了，还說它做什么呢？我們兩個真的  
是碗和碟子，一碰就响嗎？

叔：……

伯：再說！我年紀比你也大这么几歲了……

叔：算啦！怎么分，你說吧！

伯：（慢吞吞地）要……照……我的意思，我……是說……

〔台后人聲：隊長，隊長，來呀！

〔台后生產隊長聲：噯呀！我沒有工夫呀，簡直忙不過來啦！

〔台后人聲：隊長，我們有事呀！

長：（邊說邊上）等下，等下！真急死人，这里也有事，那里也要我，我又不是三头六臂！（擦汗，急忙要下）

伯：（忙攔）隊長，你來得正好，等一等吧！

長：什么事呀？

伯：我們在分田。

長：什么，你們田還沒有分好？糟糕，糟糕！明后天大家都要下田插秧了，一下子就要干完，还能等你們慢吞吞的！區里強調不違農時，做好夏種工作呢。

伯：隊長！（唱）

夏種重要我知道，就是田地難分好。

叔：是呀！（唱）

只要你替我們比一比，

我們什么也愿意！

長：你們看：這大忙時候，插了秧甘蔗地馬上要下肥，我就要去領肥田粉，回來又要分配隊員們的工作，還要拌肥料，噯，噯，阿保夫妻都生病，我还要去看一看；還要……還要……真糟糕！

伯：有的事情交代隊員去做吧。

長：我不帶頭還行嗎？我看田你們自己分吧！我回家拿簍子盛肥田粉去。（要下）

叔：（拉）隊長，我們自己分恐怕分不好呀！

長：嚶呀，兩位老人家！（唱）

社里你們兩個寶，和和氣氣最重要；

做事心里存個公，一文半分別計較！

〔台後人聲：隊長，社員喊你啦！〕

長：來啦，來啦！還是你們自己分吧！這是小事情，沒關係！

〔台後人聲：隊長，來呀！〕

長：喲，來了，來了！

〔生產隊長急下。〕

伯：有寶，隊長的話也是，還是我們自己分吧。拈斤估兩的也不好，況且我年紀比你大幾歲啦，論田里的工夫，你就讓我點，也算不了什麼！

叔：當讓的我就讓，還說什麼呢。

伯：啊，這可就開竅啦！你沒看演“三國”戲嗎：曹操當時待關公，“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到了華容道，關公心腸一軟，就放他過去了……

叔：怎麼分，你說吧。

伯：照我的……意思……你去……去……

叔：我去哪裡？

伯：（吞吞吐吐）上亭洋畝，旱田以外有五畝爛泥田；下埧壩畝，都是旱田，一半是蔗田。這……這真有點不好分啦……比如說，上亭洋那些爛泥田，牛下去，腳要陷到膝蓋齊，遇到“爛泥坑”就更深，拔也拔不起來了。

叔：那就你去吧。我去犁旱田。

伯：話說得倒容易，耕爛泥田辛苦得多呢；人也辛苦，牛也辛苦，不是象我這樣的老農……

叔：以後下埧壩的蔗田就讓我犁吧。

伯：蔗田有什麼！便便當當，輕輕鬆松！

叔：到底要怎麼樣，你就說吧！總不過是大牛怎樣啦，小牛又怎樣啦！哼，小牛怎樣？小牛也有小牛的好處呀！

伯：好啦，有寶，就是要我說，還能去了個“公”字嗎？既然我耕爛泥田，你耕蔗田，干脆全部上亭洋的田我包下，全部下埧壩的田你包下。

叔：早知道你要這麼說了！上亭洋田地多，工分多掙呀！

伯：真的把上亭洋的田分給你，那些爛泥田你的小黃牛吃得消？一下去就要陷住了！

叔：上亭洋不還有旱田？我去下埧壩可以，上亭洋的旱田還得分些給我。

伯：上亭洋就是上亭洋，下埧壩就是下埧壩，何必上上下下跑來跑去多花時間！

叔：我可不能讓人家占便宜！

伯：有宝，你說我占便宜，我就生气了！我安奇伯一輩子是个直人，只曉得直說：我有大牛，自然工分要多掙些！

叔：那小牛就不能掙工分了？

伯：什么，我說你小牛不能掙工分？（抓耳摸腮）噯噯，跟你是怎么也說不通！你真的这样拈斤估兩，我也沒辦法。我就多掙你一点工分有什么！論歲數吧，我真是多活了几年；就說田里的工夫吧，社里都說我是个老農呢！

叔：別說工夫，工夫有什么？我也在田里四十多年啦！

伯：（直跳起來）什么，你司馬懿要和諸葛亮斗法？好啦，好啦，上亭洋的田都由你去犁好啦！你能么？唉，这給阿文編歌子倒不錯，要用“小秤”來称一下才行哩！

叔：（固执地）工分要分的平均！干活要一样輕重！

伯：一样輕重？是黄牛重，还是水牛重？噯呀！（拍手頓足）有宝呀，我們農業社，就象梁山泊一百零八个兄弟，“誓同生死”，个个都象你这样千謀万算，設这“忠義堂”干什么！

叔：我不知道，我不懂得这些典故！

伯：我說得还有錯？（唱）

犁田耙田有难易，大牛小牛要相比，  
你偏要平均分，这样做沒道理！

叔：（唱）

你說相比我贊成，你耕水田我旱田，  
只要田地分得勻，你要怎樣我都肯。

伯：嘿，我耕水田你耕旱田；沒那麼便宜！相比就要真的相比，水田、旱田大家一畝對一畝，做兩分來拈鬮！

叔：拈鬮就拈鬮！

伯：以後我不找你，你也別找我！

叔：不找就不找，你不要以為我小牛不能下水田，我這次偏要下給你看看！

伯：真的么？哈哈，有本事的來，拈鬮去！

叔：去就去！

伯：好，走！

——幕 落

## 第 二 場

〔阿仁在拾撿田蔭草。〕

仁：（唱）

火紅太陽照水田，金光閃閃真好看。

田蔭邊，來拔草，趕着蛤蟆田里跑！

〔有賣叔負肥牽小黃牛上。〕

仁：噯，有寶叔，你拿耙牽牛要上哪里？

叔：（不快）上這里，還上哪里！

仁：（感到奇怪）這里是爛泥田！有寶叔，你這牛要下爛泥田？

叔：怎么不能下爛泥田？哼，小孩子能懂得十八代！

仁：能下爛泥田？（天真地）只怕下得去，上不來了！

叔：不用你操心！你這個時候，快快活活的，拔田蔸草也有工分，還唱歌呢！

仁：（睜着小眼失望地站着，看着有寶叔下田放耙，拉牛下水）有寶叔，你为什么生氣？

叔：誰說我生氣！（把小牛上了耙轡，趕着牛開始耙田）呔！呔！

仁：（見有寶叔不理自己，一邊工作，一邊搭訕）有寶叔，阿文又編歌，真好笑，你要听嗎？——噯，噯，小牛是不能下爛泥田，它沒膽氣；你看，它不肯走啦！

叔：嗨！嗨！（不理阿仁，困難地趕着小牛，牛陷下）

仁：噯呀，牛陷下去了！糟糕，拖不動了！

叔：不要哇啦哇啦叫！嗨！（把鞭打牛。牛爬起前進）

〔阿仁自覺無聊，做個鬼臉，繼續工作。〕

〔牛忽陷入水田深處，有寶叔一顛，大喊一聲——嗨！阿仁吓了一跳，跌在田蔸上。〕

仁：什么事？

叔：糟啦，牛沉進爛泥窪里去了！

仁：噯呀，不好啦！沉得那樣深，牛肚子浸在水里，瞪着眼睛在喘氣呢！（急得發跳）

叔：呔，呔！（把鞭打牛。牛叫，掙扎）

仁：噯，噯，掙不出來，掙不出來！拉牛鼻才能拉出來呢，拉牛鼻！

〔有寶叔丟下耙，插上鞭，上前拉着牛鼻子。〕

叔：呔，呔，起來呀！（牛不斷搖擺着頭，發出叫聲——噯，噯！）

仁：噯呀，耙要倒了！

叔：（急）你还不下田替我扶一扶！

仁：來啦，來啦！（丟下鐮刀跳進水田，走得太急，跌了一交，忙站起，弄得一身是泥）

叔：你扶着耙吧，我拉牛啦！

仁：你拉牛吧，我這邊扶耙，我們用力一送，就拔出來了。

叔：來呀！（用力地）噯啦噯！

仁：（同時）噯啦噯！

〔牛正要躍出，因為阿仁扶不起耙，又陷下。〕

叔：（焦躁）你怎么啦？

仁：（拭汗）噯，噯，耙太重啦！

叔：（也拭汗）你不会用力么？再來呀！

仁：好，再來，再來！

兩人：（同時）嗨啦嘎，嗨啦嘎！

〔牛叫。兩人同拭汗。〕

仁：沒辦法，扛不起來啦！

叔：哼！（非常生氣地唱）

這事真正沒天理，要我小牛下水地！

仁：（唱）

又叫我阿仁來拉耙，拉來拉去拉不起！

叔：（打牛）嗨！（唱）

生氣生氣真生氣，我要一輩子記心里！

〔有寶叔拿起牛鞭，使着大力，一連把牛打了十幾下。牛大叫一聲，躍出爛泥坑，把阿仁一拉，拉進坑里。〕

仁：（大叫）嚟呀，我沉下去啦！我沉啦！

〔有寶叔連忙過去，把阿仁拖上來。阿仁喘着氣，呆呆地望着有寶叔。〕

叔：你真不中用呀！

仁：〔撇着嘴巴，懊喪地用泥手抹臉，把臉抹得黑黑的……〕

叔：〔又氣又好笑〕看你，滿臉是泥！（用衣襟為阿仁揩泥）

仁：我不是說了么，小牛不能下爛泥田，你偏不信，你偏不信！

叔：嘿，他要這樣，我有什麼辦法？

仁：他？他是誰呀？

叔：安奇伯呀，誰！

仁：哈哈！（大笑）你們兩個又吵架了，就各人管各人的，是不是？哈！哈！

叔：不要哈哈啦，干你的事去吧！我再來耙！

仁：還要再耙？！什麼時候能耙完呢？我看去牽安奇伯的大水牛來。我去！（欲走）

叔：別去，別去，我才不服氣呢！

仁：你一個人，牽牛呢，還是扶耙呢！這樣好不好，我再來幫你！

叔：你能？

仁：我不能？（以手指鼻）我比你的小牛強得多呢！

叔：阿仁，你太好了！不是你幫我的忙，今天的工分不是掙不到了？

仁：不要緊。來，你拉牛吧！（裝着大人樣，扶着耙）

叔：（笑）會掉進泥坑里去呀！我看還是我去扶耙，你來拉牛吧。小心一點，有泥坑的地方就不耙算啦！

仁：咦！這樣耙不勻，怕要檢討！

叔：檢討！問大家看看是誰要檢討！

二人：（對換方位。同唱）

你（我）拉牛，我（你）扶耙，拖着牛兒把田耙；只為相爭不相讓，因此滿臉汗交加。